

ANALISIS PERBANDINGAN FONETIK DAN KOSAKATA

DIALEK WU DAN DIALEK HOKKIAN

从语音词汇比较看吴语与闽语的关系

Lily Thamrin (陈佩英)

丹戎布拉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

Program Studi Pendidikan Bahasa Mandarin Fakultas Keguruan Dan Ilmu

Pendidikan Universitas Tanjungpura

lilythamrin1806@gmail.com

Abstract *Wu dialects have close links with Hokkien dialect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Wu and Hokkien dialects' pronunciation and vocabulary shows the original relation. Additionally, due to the same distribution location in China's southeast coast, Wu dialects and Hokkien dialects have a great common in vocabulary and pronuncia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ronunciation and vocabulary which Wu and Hokkien dialects have in common. From the aspect of pronunciation, mainly embodied in the "Qun mu" characters have one, two, and four; "the ancient tongue tone" and "ancient light labial"; all muddy initials of scrap and individual points of phonetic feature reflect the intercommunity of Wu and Hokkien dialects. In terms of vocabulary, because of that Wu and Hokkien dialects have many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this article only uses the words with same meaning as example, such as "cheek called face", "egg called spawn", "young generation called epigenetic inferiors", etc.*

Keyword *Wu dialects, Hokkien dialects, comparison, common*

摘要 从历史来看,吴语和闽语有密切关系,从语音和词汇比较吴语和闽语更能显出二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吴语和闽语分布在东南沿海,所以从地理位

置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语音方面、词汇方面存在不少共同点。本研究只通过吴语和闽语语音的比较和词汇的比较作了一些分析，把它们共同点归纳在一起，而不论异点。从语音方面，主要显示在群母字有一、二、四等，“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全浊声母的存废和个别点的语音特点反映了吴语和闽语的共同性。从词汇方面，它们存在不少异同点，因此本文只举相同的例子，比如“脸叫面”、“蛋叫卵”、“抬叫抗”、“年青叫后生”等。

关键词 吴语、闽语、语音词汇比较、共同点

1、引言

吴语和闽语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比邻而处，有其各自的特点。但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却发现吴语和闽语在语音方面、词汇方面存在着不少共同点。那么这些共同点说的是什么问题？是说吴闽方言的源流关系呢还是地缘相近所造成的渗透关系？如果是源流关系那么反映的又是什么时代的现象？本文主要对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进行综述和分析。

丁邦新（1988、1998）认为，浙南的吴语方言具有闽语的底层，从历史层次的角度试着解释吴语和闽语之间的关系，同时从语音和南朝口语及当时“吴歌”的词汇说明“南北朝时代的吴语就是现代闽语的前身，而那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来源。”

2、吴语和闽语的语音比较

对吴语这个定义，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提出一个假设就是“以有帮滂并、端透定、见溪群三级分法为吴语的特征。”又说“吴语为江苏浙江当中并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对于闽语的定义大体上我们也同意具有古音“端、知”不分的特点。

具体地说，它们各自的语音特点是：

1) 闽语古浊声母清化，塞音、塞擦音大多数不送气，少数送气，吴语则保持浊音音值。例如：

	动	桐	洞	读
苏州	doŋ ²	doŋ	doŋ ²	doŋ ²
厦门	toŋ ² 文 tan ² 白	toŋ 文 toŋ 白	toŋ ²	t'ok ² 文 t'ak ² 白
潮汕	toŋ 文 tan ² 白	toŋ 文 toŋ 白	toŋ ² 文 tan ² 白	t'ak ²
福州	toŋ ² 文 toeyŋ ² 白	toŋ 文 t'øyŋ 白	toŋ ² 文 toeyŋ ² 白	t'uŋ ² 文 t'øyŋ ² 白

2) 闽语有较普遍的“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现象，吴语则很少有这些现象。例如：

	飞	蜂	知	治
苏州	fi	foŋ	tsɿ	zu ²
厦门	puei	hoŋ 文 p'an 白	ti	ti ² 文 t'ai 白
潮汕	pue 白 hui 文	p'an	ti	ti ² 文 t'ai 白
福州	pe	huŋ 文 p'un 白	ti	tei ² 文 tai 白

因为闽语和吴语各自的特点都很显著，所以在以往多次的方言分区中，还从没有人对它们的区别提出过疑问。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发现吴语和闽语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在语音方面表现为：

(1) 群母字有一、二、四等

五十年代方言普查时发现，江苏长江北岸江淮方言扬州等三十市县的方言中，匣母浊平字“坏”声母不是擦音[x]，而是送气清塞音声母[k']，和长江南岸吴语“坏”的浊音声母[g]相对应：

扬州 k'uāe 苏州 gue

1965年，李荣在《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把江淮方言、吴方言、徽州方言和闽方言中部分匣母字和个别见溪疑母字白读声母读同群母的现象加以比较，得出古代某些方言群母字

“除三等外，也见于一、二、四等”的结论。分别举例如下：

① 见于闽语如：

	寒一	猴一	咬二	行二	悬四
厦门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u}\underset{\cdot}{\bar{a}}$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a}\underset{\cdot}{u}$	ka^2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i}\underset{\cdot}{\bar{a}}$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u}\underset{\cdot}{\bar{a}}\underset{\cdot}{i}$
潮汕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u}\underset{\cdot}{\bar{a}}$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a}\underset{\cdot}{u}$	ka^2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i}\underset{\cdot}{\bar{a}}$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u}\underset{\cdot}{i}$
福州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a}\underset{\cdot}{\eta}$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a}\underset{\cdot}{u}$	ka^2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i}\underset{\cdot}{a}\underset{\cdot}{\eta}$	$\underset{\cdot}{k}\underset{\cdot}{e}\underset{\cdot}{i}\underset{\cdot}{\eta}$

② 见于吴语的如：

		搁一	搅二		
苏州	$g\bar{e}^2$	$go\underset{\cdot}{?}_2$	$g\bar{a}^2$	$g\bar{o}^2$	$g\bar{u}\bar{e}^2$
温州	ge^2	go_2	$\underset{\cdot}{g}uo$	$\underset{\cdot}{g}a$	ga^2

③ 见于闽语和吴语的如：

	厚一	怀二	环二	街二
苏州	$\underset{\cdot}{g}\bar{e}\bar{i}$	$\underset{\cdot}{g}ua$	$\underset{\cdot}{g}ue$	$\underset{\cdot}{g}\bar{a}\bar{e}$
温州	$\underset{\cdot}{g}au$	$\underset{\cdot}{g}a$		$\underset{\cdot}{g}a$
厦门	kau^2	$\underset{\cdot}{k}ui$	$\underset{\cdot}{k}'uan$	$\underset{\cdot}{k}\bar{a}$
潮汕	kau^2			$\underset{\cdot}{k}\bar{a}$
福州	kau^2	$\underset{\cdot}{k}\bar{o}y$	$\underset{\cdot}{k}'uan\eta$	$\underset{\cdot}{k}\bar{a}\eta$

由于徽州方言和江淮方言的分布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吴语区，因此上述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群母字有一、二、四等是吴语和闽语的共同特点。

(2) “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

方言普查时，在吴语区浙江南部如丽水、江山等方言中发现颇多“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现象。这说明这些现象不但不能用来区别闽语和吴语，相反倒是反映了两个方言间的密切关系。

① “古无轻唇音”现象:

	斧	肥	伏	反	放
江山	ɿpu	ɿbi	bu ²	ɿpã	puŋ ²
潮汕	ɿpou	ɿpui	pak _s	ɿpoĩ	paŋ ²
福州	ɿp'uo	ɿpuei	pou ²	ɿpein	pouŋ ²
厦门	ɿpɔ	ɿpui	pu ²	ɿpɿŋ	paŋ ²

② “古无舌上音”现象:

	猪	迟	账	长	竹
丽水	ɿti		tiaŋ ²	ɿdãĩ	tioŋ _s
江山	ɿtɔ	ɿdei	tĩã ²	ɿdẽ	taŋ _s
潮汕	ɿtu	ɿti		ɿteŋ	tek _s
福州	ɿty	ɿti	tuɔŋ ²	ɿtouŋ	tɔyŋ _s
厦门	ɿti	ɿti	tioŋ ²	ɿtŋ	tek _s

(3)关于全浊声母的存废

众所共知，吴语是以保存全浊声母为其首要语音特征的，而闽语则是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多数字读为不送气清音、少数口语常用字则读为送气音。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另一局面：吴语的边远点全浊声母已清化，而闽语的边区则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全浊声母。

据吕叔湘（1993），处于吴语北端的丹阳方言已经大体上不保留全浊声母了。现有的 z 声母只拼[ɿ]韵，而且只有“儿、二”两个字；v 字母只拼部分开口呼韵，实际上是合口呼半元音 w 的一种变体。

据傅国通等（1985），浙南温州片和丽衢片南部边沿县分以及赣东北的吴语有不少点全浊声母已经不同程度地清化，和福建交界

的龙泉、庆元、泰顺各点甚至清化得相当彻底。例如：

庆元、泰顺：排[p-]、沈[ts-]，甜、蹄[t-]，重[tɕ]

龙泉：船、谁、神[ɕ]，锄[s-]、锄[s-]

开化：沈[t-]，

缙之：锄[s-]

广丰：物[s-]

在福建省的东部和北部，情况与此完全相反。闽东的福安、闽北的崇安（今改称武夷山市）建阳都还保留着部分全浊声母，而浦城县南的石陂、水北等乡镇则还相当完整地保存着全浊声母的读法。例如：石陂话的浊音声母除没有唇齿音[v-]外，几乎与吴语中心区各点毫无二致，如：

贫 beŋ⁶、渠 gy²、地 di²、杂 dza⁸、鞋 hai²、行 hiaŋ²。

(4) 个别点的语音特点反映了吴闽语的共同性。

温州话有三个语音特点和建瓯话等相同。

- ① 部分非组字不读[f、v]而读(h、fi)，与多数闽语相同。例如：
[hoŋ]锋、封、奉、风、凤、蜂、发；[huo]：仿、方、放；[fuɔ]：房。
- ② 部分船禅母字读[h、j]和闽北建瓯话相同。例如：[ji]：上、折；
[jyoŋ]：顺；[jieu]：授寿；[jy]：船。建瓯：上[ioŋ]、船[yiŋ]
- ③ 部分见母字读[h]，也和建瓯语相同、例如：[ha]嫁、垢[ho]、
勾[hau]。建瓯例子如：肝[huiŋ]、韭[hia]、救[hiau]。

(5) 吴语和闽语交界处有些语音结构上的共同的区域特征。例：

- ① 浙南吴语和闽东、闽语多数只有一种鼻韵尾[-ŋ]。
- ② 浙南一些吴语和闽东、北的闽语有[i、u、y]三种元音韵尾。
- ③ 浙南吴语和闽东、北闽语多没有鼻化韵。
- ④ 部分入声字二塞音韵尾全部脱落（如：温州、永康和石陂、建瓯）。

3、 吴语和闽语的词汇比较

吴语方言的词汇既有同也有异，而且异的比同的多得多。因此这里只举相同的例子。例如：

名词	面脸	汤热水	鸡蛋	镰刀	索绳子
	箸筷子	柴柴火	漂浮萍	痛疙瘩	滚汤开水
	下底下面	新妇儿媳	眠床床	油麻芝麻	番薯红薯
动词	扛抬	坑藏	缚绑	嗽咳	晒晒
形容词	乌黑	闹热热闹	后生年轻	爽快舒服	

近年来人们还在文献中发现，古代吴、楚、江东、江南的若干方言词语，目前已经不见于吴方言，却还能在闽语中找到。现选取《方言》、《说文》（以上东汉时期）、《方言》注、《尔雅》注（以上东晋）、《广韵》（隋唐）中“黠（羽）”多分时期列表如下：

东汉	东晋	隋唐	福州	厦门
黠楚	黠江东	黠楚	uai ²	
楚	江东		.xie	.hia
（火+果）楚		（火+果）南人	ˊxuei	
濼吴越			lai ²	sua ²
	（禿+宛）江东		ˊuaŋ	ˊy
	藻江东	藻江东	.phieu	.phio
	（亻+连）江东			nũã ²
	澳江东		o ²	o ²

以上吴闽语音和词汇的共同点，虽然不足以否定两方言的区别，但却也反映了吴语和闽语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所述语音特点在吴语中一般少见于北部苏南地区，而多见于南部浙江，特别是浙江南地区；词语中则有一部分在古代曾见于江南北部（现代吴语地区），而目前只见于闽语区（古代江南南部）。这一现象可以用方言间的影响来解释，即吴语北部地区因受官话的影响，保留特点比较少，而南部地区因为和官话距离比较远，又和闽语

区相邻，特点保留较多。

由于吴闽两方言具有以上重要的共同特点，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吴语两方面词源的假设。比如 1983 年罗杰瑞《闽语里的古方言字》认为，闽语的来源是《切韵》成书以前的江东方言或吴方言。郑张尚芳（1984）从语音和词汇的角度指出平阳蛮话具有一些闽语的特色，例如：

没有 mou¹⁴ 拍打 pha⁴² 手 tshɛu³⁵ 骹 kho⁴⁴ 啄 tɕhy⁴²
 悬（高） kai¹⁴ 评 ka¹¹ 咬 go¹¹ 虫 doŋ¹⁴ 肥 bai¹⁴

还指出小词尾用“囡”，tɕiɛ³⁵，不用“儿”都是闽语的特征。

1986 年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也认为，“闽语的主要渊源应该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吴语，因为福建的汉人主要是这一时期开始从江浙一带迁入的。他们带来的这一时期的吴语与当时闽越族语言经过交融后逐渐形成与今日吴语大不相同的闽语。”“吴语历史虽然最为久远，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最古老，因为三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地方话的强烈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1988 年丁邦新在《吴语中的闽语成分》中更准确地提出：现代吴语的底层具有闽语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时期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当时的北语是现在吴语的祖先。”丁邦新实际上认为，现在的吴语只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和中古的吴语并无关系。

从目前吴闽语两方言的重要共同点引出现代闽语是中古吴语的继承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说法。但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两种方言至今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浊声母音值的不间变，而且更难解释的是，这种浊音值在长期受北方官话强烈影响的吴语区中保持特点，而在处于吴语区以南、和北方官话并无接壤的闽语方言中却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王福堂（1997）提出，它们本来就是不同的方言。王福堂（1999）又说，从目前吴闽语两方言的重要共同点引出现代闽方言是中古吴语继承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说法。但李如龙（2001）作出总结说：“闽语和吴语之间有源流关系。主要是六朝时期吴人从山海两路移居闽北和闽东。闽东和浙南沿海还同属会稽南部都尉管辖的治

县。六朝时期的吴语是闽语形成时期源流之一。除了六朝吴语之外，形成闽语的源流还有中古的北语。初唐和唐末两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带来的语言对闽南和闽东方言的最后定型产生过重大的作用。”丁邦新（2006）还是相信“南北朝时代的吴语就是现代闽语的前身，而那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来源。因为他认为这个说法到目前还没有被推翻。

4、结语

从上述观点可以总结，从吴语和闽语的共同点的确可以看出两个方言间的密切关系，但其中又存在着重大的区别特征。要说闽语是中古语的继承并不确切，因为现在的方言系流是许多不同历史层次的成分经过磨合的现代的共时系流。吴语和闽语兼有源流关系和渗透关系，而且闽语的源流还有中古北语变；因此现代闽语中多源流的重合，多层次的积淀有共同语的重要介入也有多种周边方言的渗透。

参考文献

- [1] 丁邦新. 从历史层次论吴闽关系[J]. 《方言》第1期, 2006.
- [2] 庄初升. 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研究述评[J]. 《韶关学院, 广东韶关》第3期, 2004.
- [3] 丁邦新.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8.
- [4] 傅国通. 浙江吴语分区[M]. 浙江省语言学会: 1985.
- [5] 侯精一.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6] 李如龙.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M]. 商务印书出版社, 2001.
- [7] 林伦伦. 普通话对照新编潮州话音字典[M].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7.
- [8] 罗杰瑞. 闽语里的方言字[J]. 《方言》第3期, 1983.
- [9] 吕叔湘. 丹阳方言语音扁[M]. 语文出版社, 1993.
- [10] 王福堂.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 语文出版社, 1997.
- [11] 周振鹤, 游如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